

跨地域的诗人：寒川(五)

林野 (新加坡)

出生在印尼耶加达的范维香（也是写作者，笔名维维）缔结良缘，这之后的80年代，是寒川为事业和家庭忙碌、操心的十年，不见有任何著作面世；但这不等于他就此退出文坛。身为“印尼女婿”，他每年都会携妻和之后的孩子回去印尼省亲访友。

步入90年代，十年间，寒川一口气出版了6本书，分别是1990年的诗集《银河系列》、1992年和梁钺、思思合著的诗集《山山皆树色》、1992年评论集《寒川文艺评论集》、1995年杂文《寒川文艺纵横谈》、1997年和1998年两本游记《云树山水间》与《从新加坡到日本》。

千禧年后的11年内，从2000年到2011年，寒川共出版了10

部作品，几乎每年1本。这10本书是2000年的诗集《金门系列》、2002年散文《文学回原乡》、2005年诗集《古厝》、2005年和马田等人合著的诗文集《新加坡金门籍写作者作品选》、2006年的人物传记《我从金门来》、2008年诗集《多巴湖恋歌》、2009年2部作品，分别是与长谣等合著的诗集《小诗磨坊》、人物传记《金门乡侨访谈录--新加坡篇》，2011年也是2本书：人物传记《狮城人语》和《走出海岛的金门人》。

2011年后的10年，寒川不见出版新作！“十年磨一剑”，2021年9月，寒川终于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出版了前面提起的《高粱三题》。

现在，寒川一

口气出了3本书，连同他之前的22本作品，72岁的他会就此再出版新作吗？

答案是肯定的。寒川说：“心中已有了腹稿，也开始酝酿再下来的日子要推出几本书，已定稿，就等着付著行动了！”

(四)

寒川是个很热心、诚恳、乐于助人和重情重义的文人，他不仅活跃于本地文坛，是几个文艺团体，例如70年代的“岛屿文化社”、8、90年代的“新加坡文艺协会”，以及“锡山文艺中心”等等的发起人或中坚份子，协助推动文艺，不遗余力。

参加过1988年举办的“第一届亚细安文艺营”的作家们都看到，时任“新加坡文艺协会”总务的寒川，忙碌非常，穿梭于

各地作家之间。我后来也才知道，当时文艺协会资源短绌，是寒川找了与他熟络的陈国民先生帮忙。陈先生时任金门会馆第一副主席，他提供了场地让会议召开及膳宿。

每念及此，寒川十分感谢这位来自印尼的金门乡亲，也是华中学长的陈国民先生的支持与照顾！

与此同时，寒川在世界华文文坛也非常活跃；他曾向当时的世华秘书长符兆祥先生大力推荐，让“新加坡文艺协会”和“锡山文艺中心”，分别于2004年与2006年起，参与“世界华文作家大会”。

作为“印尼女婿”，寒川更在印尼严禁华文书进口的年代，敢于“走私”华文书刊，敢于在1998年8月“第三届世界

华文作家大会”上怒斥印尼排华，以及在推动印尼华文写作和出版，甚至东盟各国的华文写作与出版事业上不懈努力推动，被誉为“印华文学的功臣”；时至今日，他还先后无偿为印尼《国际日报》统筹《东盟文艺》（2010年5月18日起）、《印华日报》主编《东盟园地》（2014年10月18日起），孜孜而不言倦！

此外，台湾著名报导文学作家杨树清对这位祖籍金门的作家，有这样的评语：“寒川是南洋的金门籍作家中，作品原乡情愫表达最浓烈的一位。”在寒川已出版的20多部著作里，便有《古厝》、《金门系列》、《文学回原乡》等五、六部有关金门原乡的作品。

寒川与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、澳门、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亚细安国家或地区，甚至远到北美加拿大，南半球澳洲、新西兰世界各地的文友都有往来，作品都有他的“笔迹”，说他是一位“跨地域的诗人”并不为过。

（2022年3月20日完稿、2022年8月10日修稿于望梅小筑）



寒川著《书写华岗》新书导读会。
左为林野，右为主持陈华明



本文作者林野（前排左一）与寒川夫妇，及两位文友合影